

伤寒质难

祝味菊 述 陈苏生 记 张效霞 校注

古今医著汗牛充栋，学者苟宜由博返约，唯善是从。学无捷径，只有勤古读书，不务空谈，才能尽得其学。

近代名医伤寒论著十人书



学苑出版社

伤寒质难

祝味菊述 陈苏生记 张效霞校注

近代名医伤寒论著十人书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伤寒质难 / 祝味菊述; 陈苏生记; 张效霞校注.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077-3704-2

I. ①伤… II. ①祝…②张… III. ①伤寒(中医)—研究 IV. ①R25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139 号

责任编辑: 陈 辉 付国英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市广内印刷厂

开本尺寸: 890×1240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184 千字

印 数: 0001- 3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序

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一书，现已被认为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经典之作。其实，《伤寒杂病论》在唐代以前的辗转传抄过程中，其书名、卷数、内容及分合虽屡有变化，但未见有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唐代也只有孙思邈在晚年以“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形式将其录入《千金翼方》中。可以说，这时的《伤寒杂病论》尚只被视为是方书之一种，其理论体系并未受到医家的广泛重视。迨至宋代，校正医书所“先校定张仲景《伤寒论》”，又校定了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的《金匱玉函经》。这是宋代所行张仲景著作的两种传本，但其内容均是只论伤寒，不及杂病。后有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蠹简中发现《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卷辨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载方并疗妇人。校正医书所删去论伤寒的部分，并将方剂附于各种杂病之后，成为现今所见的《金匱要略》一书。故流传至今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实际上分为两种：一是专论伤寒的《伤寒论》，二是广涉杂病的《金匱要略》。其中的《伤寒论》部分，经成无己逐条注释后，逐渐上升成为“经”。其中的方剂，作为“经典

方”而称“经方”，取代了自《汉书·艺文志》以来含义为“经验方”的“经方”概念，张仲景本人也一跃被尊为万世景仰的“医圣”。

纵观《伤寒论》的研究史，一般公认有三次研究高潮。一是宋金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逐渐勃兴，形成了《伤寒论》研究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据曹炳章《历代伤寒书目考》统计，这一时期从事《伤寒论》研究者达77家，但流传下来的只有韩祇和《伤寒微旨论》、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杨士瀛《伤寒类书活人总括》、朱肱《南阳活人书》、许叔微《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和《伤寒九十论》、汤尹才《伤寒解惑论》、郭雍《伤寒补亡论》、钱闻礼《伤寒百问歌》、李子建《伤寒十劝》等20余种。而金地聊摄的成无己，以《素问》、《难经》为依据，著《注解伤寒论》，大行于世，成为全文注释《伤寒论》的第一家。二是明清时期，围绕着《伤寒论》的编次注释、研究方法、六经本质等问题，诸家争鸣，相互问难，分别采用错简重订、维护旧论、以方类证、以法类证等研究方法，促进了《伤寒论》理论与实践的大发展，《伤寒论》不再被认为仅是治疗伤寒病的专书，而是看作治疗百病的基础与轨范，突出强调了《伤寒论》在临床上的普遍指导意义，并蔚成《伤寒论》研究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伤寒论》研究著作达160余种，较具影响的有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

昌《尚论篇》、张志聪《伤寒论集注》、柯琴《伤寒来苏集》、尤怡《伤寒贯珠集》、徐大椿《伤寒论类方》、钱潢《伤寒溯源集》、沈金鳌《伤寒论纲目》等。三是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特别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激烈的中西论争中，在“废止中医”之声甚嚣尘上的形势下，又出现了第三次研究高潮。这一时期的《伤寒论》研究著作达95种，已不局限于《伤寒论》原著之研究，而是将《伤寒论》视为中医学的缩影，借鉴西方医学和日本汉方医学之学说，着力论证《伤寒论》的科学性，拓展“经方”的应用，极大地推进了《伤寒论》研究水平，提高了中医临床疗效。

近代《伤寒论》研究高潮的兴起，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特定的学术环境。其一，“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日趋迅速、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传统经学研究和思维方式的冲击、近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西方医学的大量引进，对中医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尤其是从限制中医教育、不准中医教育加入学系，到余云岫“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出笼，使得中医被置于受压抑、受批判乃至消灭的境地。中医界面临着“张皇学术、存亡续绝”的重大选择。奋起抗争、求存图兴成为中医界的共同目标。《伤寒论》研究在中医学低潮中的崛起，正是《伤寒论》的临床实践性适应了中医学求存图兴的迫切需要。其二，随着中医教育由师

承、家传等传统教育方式到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学校教育为主模式地转变，为顺应西方教育模式要求具有统一的学制、教材、教学计划等最基本的条件，新式中医学教材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当时的医家普遍认为，《伤寒论》是中医辨证审机论治原则的代表，理法方药严谨，疗效卓著，是持西医学学术观点以评鹭中医者无懈可击的。而《内经》中的若干学说，在当时科学条件下难以确证。因此，《伤寒论》这部久经实践检验、朴实无华的经典之作，遂被确定为近代中医教育中向学生传授辨证论治、处方用药的范本。其三，日本“明治维新”时，汉方医学曾被废止。上世纪初，以研究《伤寒论》为特色的古方派重新崛起，实现了汉方医学的复兴。新汉医继承了《伤寒论》的实践精神，吸取了西方医学的某些理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点给近代中医学界以很大启发。特别是在近代“改进中国医学，假道日本较欧美便捷”的思想指导下，这些进步的中医学者从日本翻译了一大批中西医学著作，日本学者研究《伤寒论》的许多代表作品也被译介到中国。这对近代的《伤寒论》研究及其在近代中医教育中地位的确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乎，涌现出一批著名医家和颇具特色的《伤寒论》研究著作。一些医家历经晚清和民国两个不同时代，阅历丰富，造诣深湛。他们学术主张不同，思想立场各异，但均以中医学学术发展为根本追求，各张

其说，独领风骚。他们当中，既有继承清代乾嘉学派传统，重视经典研究，考证、校勘、辑复、诠释、传播中医学理论的理论家，也有立足临床，以卓越的临证疗效固守中医阵地的临床家，更有致力于中西学术汇通和融合，办学校、编教材，探索中医发展新路的先驱者。

学苑出版社自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出版医药卫生类图书近千种，并形成了在中医历代医家典籍校勘注释、中医临床医案医话、中医方药等领域独树一帜的出版特色。在编辑出版“伤寒论注十人书”（《伤寒百问》、《注解伤寒论》、《伤寒论条辨》、《尚论篇》、《伤寒论集注》、《伤寒来苏集》、《伤寒贯珠集》、《伤寒论类方》、《伤寒溯源集》、《伤寒论纲目》）的基础上，复从近代《伤寒论》研究高潮中涌现出的众多考据精当、注释详尽、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著作中，通过反复论证，严格筛选，将其中流传较广、影响颇大，特别是付梓问世以来重印较少但具有较高临床使用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的名著，汇辑成“近代伤寒论注十人书”，即汪莲石《伤寒论汇注精华》、恽铁樵《伤寒论研究》、黎庇留《伤寒论崇正编》、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曹颖甫《伤寒发微》、陆渊雷《伤寒今释》、朱壶山《伤寒论通注》、祝味菊《伤寒质难》、陈逊斋《伤寒论改正并注》、包识生《伤寒论讲义》，以期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近代《伤寒论》研究的历史概貌和发展水平。

《伤寒论汇注精华》系近代经方大家汪莲石尽其数十年之精力，荟萃历代《伤寒论》注本之精华，间附己意编撰而成。书中汇集了喻嘉言、陈修园、舒诏、柯韵伯、程郊倩、魏念廷等近40家的不同观点，且不为一家人之言所囿，足令阅者易于检校，启发心思，是一部有见解、切实用的研究《伤寒论》的著作。

《伤寒论研究》为近代著名医家恽铁樵研究《伤寒论》的心得之作。主要阐述了对改革中医的看法及对伤寒六经、伤寒提纲证的见解，讨论了伤寒的用药及药物研究、中西医关于病名病理的异同点及其对潜伏期、伤寒传经、治疗法等问题的认识，并结合临床医案总结了自己的临床治疗心得，颇多个人见解。

《伤寒论崇正编》系近代岭南伤寒名医黎庇留积五十年之学养，正百数十节之舛误，精心编注而成。注文采集前人之说，并加按语，言简意赅，见解独到，是学习、研究《伤寒论》较好的参考著作。

《读过伤寒论》系近代岭南名医陈伯坛采用“以经注经”的方法研究《伤寒论》的传世之作。强调阴阳理论，指出《伤寒论》实以“阴阳”二字为心法，知阴阳为眼法，治阴阳为手法。不仅全面阐释《伤寒论》之经义，且能批评自晋以来诸家注疏之得失。阐幽探奥，融会贯通，且颇多独到之见，堪称近代注释《伤寒论》之佳本。

《伤寒发微》系近代经方大家曹颖甫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注释以采张志聪、黄元御二家之说为主，兼取他家之长，并多能阐发已见而别具心得。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释条文、分析病机、讲解方药，多博引治验，以为佐证。还善于会通《伤寒论》全书阐发经文微义，一洗浮论，见解不凡，是中医近代史上著名的《伤寒论》注本之一。

《伤寒论今释》系陆渊雷“取古书之事实，释之以科学之理解”，综合前人注疏，参考日本医家研究成果，对《伤寒论》采用较浅显的理论予以分析、归纳和诠释而成。书中引中日古今医家之言近百家，尤重柯琴、吴谦诸说，并选注精要。其中对于方剂之论述，尤为详切。各方下广引诸家之方论，并附有验案。对学者不仅有裨实用，且多可触发巧思，在近代《伤寒论》注释著作中自成一家言。

《伤寒论通注》为朱壶山“壶山医庐丛书”之一。每条条文前冠以精练文字作为标题，使学者一目了然。注文汇通中西医之义，择历代注家之精论而折中其说，解释明白，条理清楚，以注重临床、不作逐字逐句校考订正为特色，足资学习研究《伤寒论》之参考。

《伤寒质难》系陈苏生到祝味菊家中探讨学问，反复辨难，笔录当日之问答，积三年功夫，仿《内经》问答形式整理而成。此书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以八纲论杂

病，以五段论伤寒的辨证方法。治疗上，强调匡扶正气之法，擅用附子等温阳之药。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学识，对温热病的病因、截断、逆转等问题，提出了质疑。

《伤寒论改正并注》为陈逊斋参考诸家之说，以多年研讨《伤寒论》之心得精心编撰而成。随文释义，正讹补脱，衷中参西，阐发经旨，每遇疑惑难解之处，予以改字，颇不乏洞贻发微之见，是近代《伤寒论》研究著作中较典型的注疏之作。

《伤寒论讲义》系包识生研究《伤寒论》的力作之一。分注、讲、义三项，以问答的形式，逐条解析原文，并融贯诸家之长，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于学者多所启迪。

从整体上看，这套丛书具有下列特点：①选书科学而精当。所收著作均为近代名医研究《伤寒论》的代表性名著，学术价值高，时代特色浓厚，当今实用指导价值高。②整理水平高，版本内容可靠。每部书均精选最佳版本，精点细校详注，不删一字一图，是最佳范本的集成。③以简体横排形式统一装帧，醒目易读，印装精美，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不佞自1985年考入山东中医学院少年班以来，迄今凡25载，其间从事临床工作凡12载，2006年始因兴趣使然而混迹于中医文献界。而校注中医古籍既要倾以全力，又须假以时日，且应具备非常广博细密的知识和十

分认真的态度。读书易，著书难，校书则非善读书者，不能胜其任。鄙人生也晚，智也钝，学识不深，见闻未广，承蒙学苑出版社医药编辑室主任陈辉先生之抬爱，谬承提携，忝为本丛书之主持，疏漏谬误责当自负，敬祈方家不吝匡正。

张效霞

2011年1月

前 言

《伤寒质难》，祝味菊述、陈苏生记。味菊，名积德，以字行。晚年取“菊残犹有傲霜枝”之意，自号“傲霜轩主”。祖籍浙江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清光绪十年九月十三日（1884年10月31日）生于四川成都小关庙街，1951年7月30日（农历6月16日）在上海病逝，享年67岁。

学贯中西，擅用附子

祝味菊先祖曾世代为医，后因祖父祝紫园入仕，奉调进川，遂全家迁居四川成都。父亲祝子吉曾任成都府金堂县县令（一说为华阳县），母亲孙氏早亡，其父又续弦孙氏之妹为妻。祝味菊20岁左右时，一次成都平原发洪水，父亲祝子吉骑马在该县中兴场附近巡视时，不幸溺水身亡。父亲故世后，祝味菊寄居于时在成都办理盐务的姑父严岳莲（字雁峰）处，协助其经营盐务，暇余则习读岐黄之学。

严雁峰是陕西人，为清末川陕知名学者，家境富足，学识深邃，不但经营盐业，而且是当时著名的藏书

家。他的家中建有藏书楼“贲园”，内藏经、史、子、集各种书籍约5万余卷，其中尤以地方志和中医秘籍为两大特色。看到祝味菊聪颖好学，严雁峰先后延请了成都宿儒刘雨笙先生和某太史公等为其讲授医经。味菊亲承师训，课读不辍，阙疑好问，锲而不舍，对于各种问题，事无巨细，必研求其所以然而追根求源。如有不解，则尽列所疑之点，问质于古人之著，甲本注之不解，再求之于乙本，乙之不解，又求之于丙，溽暑衣襦尽湿而不觉，入夜披阅达旦而不倦。好几次，他的老师竟因不能穷难释而自辞。但祝味菊仍精勤苦读，自学不倦，遍阅家中各种典籍，打下了深厚的中医基础。

1908年，祝味菊考入四川陆军军医学堂，攻读西医二年，因学习成绩优良而得到校方和老师的赞赏。后因学校日、法教师不和，军医学堂进行改组，日籍教师纷纷退出，遂随日籍教师石田东渡日本考察医学。翌年回国后，以西医为业，先后担任成都市政督办署卫生科长、四川省立医院医务主任等职。

1924年，因不愿在军阀手下做事，乃放弃官职，以“避乱”为名而迁居上海。到上海不久，就参加了神州医药总会，积极参与会务活动，并结识了当时的名医朱少坡、徐小圃等，共同发起创办景和医科大学，惜因时局动乱，没有办成。

初至沪上，见当地医风与川中颇异，故并未立即悬

壶开业，而是隐迹考察了近1年。或徘徊于名医诊室，或流连于药铺店柜，为了弄清江南一带疾病发生和用药规律，曾虚心学习、侍诊于朱少坡诊所三月余。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深感当时一些名医在截断病势方面，鲜有良法，常以“清轻”、“寒凉”为务，动辄便是“银翘”、“桑菊”，“遂不顾一切，奋然悬壶”，一反轻清俗风，擅用附子而建功。

起初同道中对其好用附子很不理解，有的甚至对其诽谤。当时，上海南市及北市的儿科名医，对高烧咳喘以及麻疹等证，大多是石膏、紫雪丹、牛黄丸、无价散等清凉为主，间用麻黄，也都小量蜜炙，或扎入芦根内。一见附子，便哗然摇头，惊骇莫名，竟有“一齐众咻”，味菊用药被批得体无完肤。其时，医家有一不成文的规矩：投凉见害迟，投温见害速，投凉之害在日后，投温之害在目前，明哲保身之道，就在于此。所以，祝味菊所诊治的小儿，大多是属投寒凉太过，阳气微弱之证。凡遇重症，很愿意一力承揽，不加推诿，不承认“死马当作活马医”这句逃避语。他曾说：“死马是不能救活的，可活之马然后救得活，未死之马不可当它为死马。”祝味菊既不是图侥幸，也不是为哗众取宠而用附子，其所以敢于重用附子，是由于“艺高人胆大”所致。某年，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之长子患夏日消渴证，徐小圃以洋参白虎汤投之，久而不效，乃求祝味菊治疗。祝味菊用大量附子，家人惊骇，坚

阻勿服。当时患者小便已多至1小时20余次，引水不足以解渴，投凉不能以退热，已危在旦夕。祝味菊极力劝说，徐小圃勉表同意。祝味菊亲自检验诸药，认明附子块，准定煎煮时间，亲予灌服，坐以待之，彻夜不寐，至小便少熟睡而后安，再进药，则霍然而愈。于是徐小圃改变几代家传的医术，自此亦崇尚阳虚之论，治小儿纯阳之体而擅用附子。还让二子徐仲才称祝味菊为义父，拜师于其门下，并深得真传而为得意弟子。

1929年春，沪上一巨商，因患伤寒，遍请中西医高手诊治，仍病势日增，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祝味菊力排众议，全力承揽，“具结”担保，果断采用附子、干姜及麻、桂之剂截断病势，不数日而愈。当时医界为之轰动，不仅赞叹其医术，更嘉许其“具结”之勇气。名医陆渊雷说：“君（祝味菊）心思敏锐，又自幼专力治医，造诣非予所及。”徐相任称他为“国医中不羁才是也”。章次公先生也大为叹服，自谓“此后一逢先生则拱手承教，俯首无辞”，一时传为杏林佳话。

由于祝味菊临床上妙用附子救活了不少危重病人，特别是以其超人的胆识、独特的配伍、出奇制胜的疗效，逐渐赢得了同行的赞叹和尊重，并获有“祝附子”之誉称。其学术影响日益扩大，门人、私淑者倍增。如武进陈苏生，“向守其师承轻淡之术”，悬壶不久即有声名，后结识祝味菊，“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大开茅塞，终于放